

從

軍

樂

四十年前空軍入伍雄憶

踴躍應召投筆從戎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

民國三十三年日軍向獨山逼進即將威脅到陪都重慶時，最高統帥蔣中正委員長一聲令下，號召十萬青年從軍運動，那時弱冠的我正就讀於重慶沙坪壩國立中央工業專科學校，在沙坪壩有中央大學、重慶大學及國立中央工專三所，磁器口有四川省立教育學院，小龍坎有南開中學、大公職業學校等校學生紛紛響應從軍的號召。當時以沙坪壩中央大學為知識青年從軍發動的中心，剛由教育部長調中央組織部長的現任總統府資政陳立夫，在三月廿九日蒞臨沙坪壩中央大學的露天體育場演講，事先各校都有海報張貼，聽講的學生很多，大家聚集在一起洗耳恭聽陳部長講述三月廿九日黃花岡七十二烈士驚天地，泣鬼神，拋頭顚，洒熱血，前仆後繼的可歌可泣革命事蹟。他指出日本鬼子妄想將我中國滅亡，增派大軍向貴州獨山侵擾，目標在侵犯我戰時陪都——重慶，以遂其侵略目的。

陳立夫部長強調說：現在是青年報國的最好

時機，他將蔣委員長所號召的十萬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引入正題，在「時代需要青年，青年創造時代」的情勢下，陳部長宣佈希望有血性的青年踴躍響應知識青年從軍報國運動。

陳部長演講完畢後展現的偉大場面，是每個熱血沸騰的青年學子都迫不及待地湧向講臺前預先準備好的毛筆及簽名布，每個從軍同學急切而工整地將自己的名字寫上，志願從軍報効國家。

在從軍前，各軍種事先將海報張貼在各校門口以及學生飯廳內外牆壁上，在紅、黃、綠三種顏色的紙上，用毛筆書寫「歡迎參加投考留美空軍」、「歡迎參加投考留英海軍」、「歡迎參加留英海軍」、「歡迎參加赴印遠征軍」。

我們中央工專的同學徐贊清、宋文徵、林慶春、劉坤富、黃鎮蜀、蒲發輒、李輝（來臺後因同名改名李輝帥）及筆者投考空軍；高文淵投考留美海軍，鄭光模投考英國皇家海軍學校習造船，同學們因各人志趣不同，有的學機械、通信，有的學飛行、領航轟炸等兵科。

南開中學的三位同學，徐君毅、余鍾禪、袁定勇，則進入空軍官校第廿五期習飛行。（徐余

二君現在華航飛波音七四七國外航線）

考取空軍報到入伍

我們參加空軍的同學得到航空委員會的通知

後（抗戰時空軍最高指揮機構為航空委員會，最高長官為周至柔將軍，大本營設在重慶郊外的九龍坡），便到沙坪壩中央大學校門口會客室報到，由航空委員會重慶招生辦事處（位於重慶朝天門三元廟市立第二小學內）派來的航空醫官陳中堅上尉、一位幹事曾澤涵及兩位助手，主持體檢，我同化工科的李輝兄、李福恩兄因使用分光儀時未能得知巧妙，故不及格而被迫改習航兼轟炸，林慶春、劉坤富、黃鎮蜀以合乎飛行生體格被選為空軍官校廿五期正科班，每期二百名，自二〇一名起編入空軍官校廿六期、廿七期。空軍官校學生照規定應在昆明洋斐巫家壩受入伍訓練，後來因為抗戰勝利將訓練基地改設在四川銅梁縣的舊市壩——這是空軍在抗戰時期培養人才的搖籃。

我考取空軍後不敢向雙親稟告，因在考取空軍之前曾經考上了海軍，填志願書及保證書需家長蓋章，被父親責罵作罷。這次可聰明一些了，

杜前位

中
外
雜
誌
元光博士擔任，我亦漁水摸魚由其他同學代爲一併辦理。我穿着學校的黑色校服中山裝，手提一個黃色小皮箱，向雙親辭行說：

「要放暑假才能回家」後，便同約好的幾位同學在壁山見面，會合直奔銅梁舊市壩空軍入伍生總隊報到，接受爲期三個月的入伍生訓練。

從壁山坐車到銅梁舊市壩需要十個小時，在抗戰時期坐汽車很不容易，當時流行着「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口號，我們祇有搶搭來回西溫泉至壁山的木炭汽車。（這種汽車行駛在不平的石子路面，又慢又吃力使人搖擺，左右擺動，可是比步行又要好得多。）晚間在西溫泉歇腳，因沿途從軍報到的人衆多，有的是去虎峰青年軍二〇×師報到，當地比較像樣的客棧早就人滿爲患了。我們幾個同學都是第一次出遠門，當時已經天黑，腹內又飢餓，祇得在附近農家找到一間空屋，却遇上這戶人家死了人，正請道士作法唸咒。鄉下無電燈，只用一個小碗盛滿桐油，用兩根燈草放入碗中點燃燈草供照明用。老闆娘看我們幾個小孩子不知是幹什麼活的，向我們每個人上下打量着問道：「你們今晚住這兒怕不怕？」大家齊聲回答說：

「我們現在去銅梁舊市壩當空軍，怕甚麼！」

「祇希望有吃的，把肚子填飽後倒上床睡覺以便第二天一大早起來趕路。總算運氣不錯，老闆娘

拿了幾枚鷄蛋炒了加水，再拿一把掛麵放了些辣椒粉，待麪煮好後，我們每人吃了一大碗又辣又燙的湯麵，即刻恢復活力，將大門取下當床板，用兩只長木凳當床架，把木板平放在木凳上成了床鋪，向老闆娘要了一床棉被，幾個人併排連衣服未脫就睡了。實在是太困乏需要休息，道士作法吆喝之聲，此起彼落，都未將我們吵醒。

第二天破曉鶴鳴，急忙起來拿起行囊，丟下五元法幣在棉被上，大夥一起跨出大門向虎峰前進。午前十一時到虎峰，在飯館叫了幾樣小菜，每人吃一碗大白飯，匆忙付賬後即行上路，爲的是當天四月六日要趕到空軍入伍生總隊部報到。我們加急行走，放大脚步，比以前的速度加快三分之一；筆者在同學中，個子矮，步伐小，老是殿後，隔不到幾分鐘就得跑幾步才能並駕齊驅。

我們中央工專幾位同學如期趕到舊市壩空軍入伍生總隊報到。被分到第八中隊，從田邊的小路，左彎右拐地到了入伍生總隊部。這個隊部由民宅三合院改建，進了隊部大門，先報到的同學都投以奇異的眼光直盯住我們說：「又來了幾個老百姓」。晚飯過後，隊長通知特務長發給軍服及寢具，重要的是：要理髮兵將頭上的三千煩惱絲除盡（抗戰時期的大後方流行著西裝頭，飛機頭）。報到第一天，一切瑣碎事均得料理妥當，先將學生服脫下換上了簇新的草綠色軍服，寢具

一把、牙粉一包、毛巾一條，另有內務板兩塊；領到全部寢具後，區隊長分配床鋪。我被分到上面一層（當時採用雙人床），特務長將名字貼到床邊右角上，鋪好床後，區隊長召集新報到的伍生帶面盆、洗臉用毛巾集合，按次序剃頭，當天一共是十二名，按高矮次序排列，我因個子小排到最後，所有理髮的程序看得一清二楚，區隊長呼叫第一名去隊部外面稻田取水，兩分鐘時間他手端大半盆田水放下後，理髮兵叫他將頭浸在面盆中，用肥皂往頭抹後開始用剃頭刀，剃一個頭大約五分鐘，第二刀總是從當中剃下去，再向兩邊左右剃。第一名上刀時候，第三名便用面盆去稻田取水，第三第四……直到第十二名我最後一個，第一名比較痛快，因剃刀銳利，剃起來不會痛苦，每隔三個人理髮兵就要將剃刀在旁邊的一條磨帶上來回兩面擦幾下，以使剃刀鋒利一些，第四，第七，第十等人頭皮較平坦，其他的人多少要受點輕傷。抗戰期間，一般電力設備都差，尤其在銅梁割下電力不足，燈光的鎢絲能發出微弱的紅光已算不錯了，剃完頭後彼此相對無語，哥哥！你郎個搞的，頭上掛了彩，運氣不錯！」不由自主都各自摸摸頭；我算是最慘的一個了，頭皮頂上有四條痕。

度過了最長的一夜

八點鐘就吹熄燈號了，入伍的第一天，先來報到的，不免要欺生，睡在下舖的先進向我約法

三章：第一、上床時要輕。第二、半夜翻身時不得將床搖動出聲。第三、早上起床後下床時不得得將床搖動出聲。我當時只有恭聽，沒有還口的份，一切照辦了。這天夜裡睡在牀上摸着帶刀痕的頭，徹夜未眠，思前想後，想家念國，真是度過了「最長的一夜」。可不是嗎？這兒是：「民族復興路，空軍第一關」。如果是在陸軍黃埔軍校入伍，大門兩旁也有一副對聯：「貪生怕死莫入此門。升官發財莫走此路」目標相同。

第二天拂曉，東方現出魚肚白，仍然未能安睡，因過度疲乏與思家，又受了約法三章的束縛

一切小心從事，就這樣平臥在牀上，聽到總隊部號兵吹起床號：「噠底噠噠！噠底噠噠！噠噠噠底！底噠噠噠！」共吹兩次，全體同學在十分鐘內完成穿衣、盥洗、大小便、整理內務（被蓋要用內務板壓平四個角成直角，被蓋正面要平，枕頭放在被蓋上面，被單拉平）；十分鐘後，號兵吹集合號。那年頭各方經費短缺，入伍生總隊也不例外，因此，在早起後，每個人要拿洗面盆到附近溪溝兩旁搬運沙石，補填中正堂前的大操场

（那是入伍生總隊十二個中隊受步兵訓練的地方）。每天晚飯後休息一小時上自修。先入伍的同學，晚上背誦空軍訓條，軍人讀訓，練唱歌（練出操、晚點名必須要唱的歌），新報到的入伍生被編在一個教室上基本敎練課（含典範令等），有三民主義、總理遺教、孫子兵法。晚上隊員的話外，便講解有關入伍的規定，假如受不了

到航空委員會辦理，千萬不可以開小差，如果開小差被抓回來的話，其後果是很嚴重的。隊長說：「各位同學都是知識份子，都是大專畢業的，又是響應知識青年從軍，以滿腔熱血來救國救民，完成空前的大責重任，各位又是空軍官校第廿五期飛行官生，有的是B-24及B-25的領航員生及轟炸生，你們享受空勤待遇，吃得好，穿得暖；畢業後國家的領空要你們保衛，來侵犯的日本飛機要你們把它趕出去，或在我國的領空打下來，讓來犯的日本鬼子死無葬身之地。」話講完後在黑板上寫中校中隊長耿曉光。

練唱軍歌並讀訓條

第一堂晚自修下課休息十分鐘後，第二堂晚自修區隊長進入教室講臺，先介紹自己叫吳相炎，官拜上尉（來臺後在岡山空軍機校曾任學員生大隊上校大隊長，現仍住在岡山，筆者四十三年在岡山受高級參謀班訓練時曾經晤面閒話往事，至為欣慰）。隨即教我們唱入伍生總隊歌，原詞是這樣的：

「巴山萬仞，志士如雲，這是空軍的入伍營；人人勞動，自力更生，不分天空與地面，不分機械與飛行；同死同生，親愛精誠；為民先鋒，為國干城；創造！創造！創造！創造中國的新生命；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建設大空軍」。

練習半小時，大家都可以上場唱了！接着又教我們讀空軍訓條：

一、風雲際會壯士飛，誓死報國不生還。
二、空軍的人格是至高無上的，空軍的責任亦是至高無上。
三、我們的飛機、炸彈、身體要與敵人的目標同歸於盡。
四、我決心效忠國家來投効空軍。
五、我決心建設空軍來投効空軍。
以上是睡覺前必唱必唸的，晚點名時要照本宣科；歌聲、讀訓條聲，打破了舊市壩周圍的寂靜。
每天起床作半個小時勞動服務，搬沙填操场後（一面盆益沙石不用雙手端，用頭頂着，不用東西墊，連續半個月每個人的頂上功夫也不錯了），出基本操軍事訓練：立正、稍息、向右看齊、向前看、報數。聽起來似乎簡單，其實不然，拿立正來說就不簡單，從未受過軍事訓練的學生突然置身行伍，區隊長下達立正口令後逐一檢查三班卅六人的姿勢，發現不正確的個別加以糾正。排在第三班最後一名的我慘透了，第一班糾正檢查完畢，區隊長下達口令，第一班向前一步走！然後糾正檢查第二班，到最後輪到我時，已經雙腳發抖，不聽指揮了！只聽區隊長糾正我，兩眼平視，五指併攏，兩肩自然下垂，掌心向內，兩掌貼緊大腿左右，腳尖成四十五度外八字形，重心落在兩腳根，下頷及小腹收起不得向外凸出，臀部不得向後翹起，上下嘴唇合攏，用鼻子呼吸，不得張口，立正時要鎮定如磐石，不可輕易搖動，汗水流在臉上或嘴邊，不得用手撲擦，如有蚊蠅飛停在臉上亦不得去打。他說，這就是要訓練

雜誌從軍樂苦要想不幹的話，可以正式寫報告按部就班呈轉

練你們鎮靜的功夫，也就是古人所說：「定、靜、安、慮、得」之道理。

寫封家書稟報父母

唉呀！我的天哪！怎麼第二天就遇到這樣多的困難，入伍的日子還長得很呢！基本教練、班教練、排教練及混合教練，直到最後射擊實彈打靶，夜間緊急集合急行軍等科目完成訓練後，學術科考試成績及格方准許畢業，不然就留到下一期，多沒面子。

在一個月的基本教練中，我們這一班有廿五期、廿六期飛行生，有甲種領航生，乙種領航生。空軍機校五期正科生，六期正科生，七期正科生，分開排教練時，廿五期飛行生被分到第四隊，廿六期仍留在第八隊，機校五期及六期正科生被轉到五隊受訓。

甲種領航及乙種領航同學共廿多位，由八隊隊長耿曉光親自帶隊至第一中隊點交。交接後得知我們的中隊長是四川人傅維漢，區隊長一位是上尉名叫朱汝綱，也是四川人，另一中尉區隊長楊矢堅，湖南人。三十三年六月五日晚上大家將環境打掃清潔後，便整理床鋪以備晚上睡覺不會發生問題。

當天晚上隊職官宣佈不上晚自修，大家自由活動；我利用晚自修時間寫家書，向雙親大人稟報平安請勿掛念。我臨走離家時告訴二老回沙坪壩學校，往日在學校時，每週都要寫一封信回家，前寄信回家，每次有求必應。幸好沙坪壩是最

學府所在校園區，郵政代辦所每校一處，投寄信件頗為方便，在舊市壩的空軍入伍生總隊就不同了，寄一封信先一天寫好後要拜託第二天當採買的同學去銅梁縣城小郵局幫忙投寄。我的信中報告受訓生活，請雙親不必掛念，自古「忠」「孝」不能兩全等字眼。經過一個多月的入伍磨練，同學間彼此都已認識互相了解，第二隊的同學程度較高，學歷亦與其他隊同學不同，計有中央大學、重慶大學、西南聯大、西北工學院、浙江大學、同濟大學、四川大學、中央工專等校；能記憶名字的有：朱世楷、劉盈科、陳德言、徐連和、林懋先、鄧培範、章俊傑、星兆鑫、方振生、宋文徵、張玉廷、張爾謨、莫移、黃德培、李輝、鄭葆華。三個月後又來了幾位新伙伴，他們是空軍的先期學長，是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後分發到空軍入伍生總隊當隊職官的，當時B-24、B-25領航及轟炸人員不夠，又再招考，有由飛行轉科的鄭文澍、梁震坤、凌代仁等，新到二隊報到的是在成都招考的李心銘、曾繼賢、白雲程、謝支柏、韓洸、李春霖、熊中炎。還有在重慶再度招考錄取的：羅健銘、陳炳章、范興立、李玉珂。突然間又增加了一些革命伙伴，大家手牽手心連心地生活在一起了。

手脚並用建築操場

舊市壩的空軍入伍生總隊大操場，經過我們一個月的勞動服務總算完工了，不需要刮土機刮平，更不需要壓路機來加工滾平，只用我們千餘同學每日出操來回走壓也就平坦了許多。

在操場的北邊，豎立着單雙槓、木馬、天橋、吊環等健身運動器材，都是在早操後必須作的運動，入伍訓練結束畢業時須通過體能考試，及格後方准離隊升入正式班受訓，否則便被留在下一期受訓，但是唯獨我們這隊同學是領航轟炸生，後面沒有第二期，因此大家都用心地將各項體操做好，規定單槓動作懸腿曲肘要用雙手上下拉到十個才算及格，我與中央大學外文系的方振生兄在考試時花了九牛之力總算拉到第十個時只見雙手無力，自然而然地掉落到單槓下的沙坑中。

在雙手抓上單槓時，必須要跳躍，口中還得叫一聲：「跳躍上，懸腿曲肘」，上下時還得數：一、二、三……到十。不知那位同學將「跳躍上」改為「扳命上」，被體育教官聽了訓斥一頓，這時全體同學不約而同地笑了起來，就這樣地不了了之，過去就算了。

第三個月開始班教練、排教練、連教練，都是背着槍出操的。我們的總隊長勞聲寰上校（原係少將官銜，進入空軍後低一階任職），每兩週的星期日要舉行閱兵一次，由總隊長擔任統裁官，大隊長官福陞任總指揮，（他臉上有幾顆麻子，大家給他取了一個綽號叫官麻子，他又是平劇票友，每逢舊市壩有晚會上演平劇時，官大隊長的拿手好戲二進宮，擔任黑頭角色，演起戲來，真是唱做俱佳，獲得滿堂彩的掌聲，除此以外，他對同學們的照顧可說無微不至，並不像一般人所說的「十個麻子九個怪」），每個中隊均有一面隊旗，總共有十二個中隊（四個大隊），將舊市壩的操場佔滿了二分之一。當時有一個五人組成的

樂隊，在司令臺吹着進行曲，由閱兵指揮官向總隊長下達口令；一聲立正口令後，全場鴉雀無聲，報告人數後，閱兵開始。指揮官喊：「槍上肩！向右轉，齊步走」，走到司令臺前（有標兵作基準），由中隊長叫口令：「向右看」，這時每個人都向右看，左手大拇指把步槍皮帶壓緊，不使槍在左肩上擺動，右手則前後擺動，整齊一致，差不多要兩個小時才完畢，待分列式完畢後將大家集合在一起，總隊長勞聲寰主持訓話並講評。成績好的前三名可放特別假，成績差的末一名星期日出特別操，直到第二次閱兵時成績進入排行榜為止。

訓練生活真有意義

我們二隊的同學很爭氣，每星期日均蒙上級放假到附近的土橋、雍溪玩；假若碰上當天是趕集（川人俗稱趕場），同學們便在街上吃小吃涼粉、涼麵、棒棒雞、紅油抄手（餛飩，臺灣人稱之爲扁食），如果吃飯就點幾個可口的菜，魚香肉絲、紅燒蹄花、豆瓣鯽魚、青蒸划水、一個人一碗貓兒頭（約一碗半飯）。就這樣將假日消磨過去了，有的同學吃完飯後便上茶館（在四川各地茶館特多）。喝茶要看各人喜愛了，有沱茶、香片、菊花、薄荷、玻璃（白開水），有的同學不喜喝茶，喜歡喝白開水，那你進到茶館後，就得吆喝說：「公師（或稱呼僅信），給我來碗玻璃。」如果你說來碗白開水，可能你等上很久都不會有人理你，猶如吃一碗陽春麵，在四川各地統稱叫「小麵」而不叫陽春麵，所以要「入境問俗」了。

原計劃三個月入伍訓練完畢結業後要去成都待命出國，可是空軍最高指揮部航空委員會却無

入伍訓練三個月後，一切都習慣了，我們空

勤官生，除伙食享受空勤伙食外，其餘均與地勤生相同，當時空勤官生有空軍官校廿五期，廿六期，廿七期，機校正科生有五期，六期，七期，

尚有部份機校初級班生（當初稱爲機械士班），

空勤人員伙食由各隊自辦，食米由米商專門派人挑送，地勤生伙食團食米由各隊自行輪流派公差

赴雍溪或土橋鄉公所取糧。

那時當兵又叫「吃糧」，運糧的同學先將軍褲的褲腳綁緊，然後將糙米裝進兩褲脚直到八分滿爲止，再用繩繩把腰帶捆緊架在頸子上，褲襠

在頸項當中，回到各隊後，向老百姓借牛來用石滾碾米，每一中隊的隊部都在村莊上。農家的住

宅，四川鄉間每戶在大院的天井正當中都有一個大圓形的碾米槽是專門爲食米加工用的。每取一次食米來回十多里路，步行約三小時，這就是訓練個人的耐力，養成吃苦耐勞的習慣。我們是從大專學校出來廿歲小伙子，早已吃過抗戰的苦頭，剛進中央工專上一年級就去童家溪分校，吃飯時吃過五子登科米，用甘藷作菜（將甘藷外面泥土洗淨，不去皮，用刀切成碎片加菜油葱薑鹽炒後用水煮熟起即成），當時還吃過紅米；因此在意義。

待命研習孫子兵法

晚自修時，教官教我們唱歌，大部份都是在出操時要唱的，除去已學會唱的「我要笑」之外，尚有「國旗飄」、「伙伴們唱起來呀」等歌，原詞如下：

「國旗飄」

首首軍歌激勵士氣

隻字指令。到了七月初消息來了，但是和我們領航轟炸科無關，而是命令空軍官校廿五期飛行官生從舊市壩坐空軍的汽車（當時的汽車是木殼車身）赴新津機場，由美國十四航空隊 C-46 戰鬥機至印度的汀江轉臘河中國空軍的官校初級班受訓。

從官校廿五期結訓後就少了部份人，由預備隊補充，我們仍舊每天上課出操，並增加孫子兵法一科，教官是保定三期出身的，有的同學對此門功課不起勁，亦沒興趣聽，有時便起來叫一聲：「報告教官，上廁所」。教官對此事認爲太煩，便嘗試宣佈：「以後不願意聽的同學，不必報告，可從後門出去，免得擾亂教室秩序，其他同學還要聽。」這句話印證了孫子兵法所說：「攻心爲上，攻城次之」。又云：「不戰而屈人之兵」。自此以後，大家對教孫子兵法的教官不但格外尊敬，當他上課時不但沒有人缺課，反而連總隊長勞聲寰上校及各隊沒有工作的隊職官也來我們第二中隊聽講，可謂集一時之精英而坐無虛席了，又何來有：「報告教官，上廁所」之事重現了。這真是孫子兵法外一章之運用。

成都待命赴美受訓

第二天，十二月廿一日將領用的各種寢具交還，中午從舊市壩坐空軍大卡車，由區隊長朱汝綱護送，當晚在遂寧過夜，第二日經樂至、簡陽入成都赴雙流空軍第五十五站三號營房報到。那兒有部份同學已經在雙流三號營房待命，他們是從昆明洋蔭空軍官校偵炸班來的，還有從溫江練習隊來的，都是最早飛行士校一、二、三、四期畢業的同學。已經在對日抗戰期中予敵人重創，因戰功晉升中上尉，他們是盧斯來、梁惠福、趙

光沂、王鍾達、郭世俊、王兆臨（來臺後因同名改爲王臨洮）、田英俊。從昆明偵炸班來的有：張東明、鄭志勤、雷文蔚、李振明（新疆人，出身於新疆航校，民國四十五年在新竹出征作戰陣亡）、金源（現改名金大源），還有吳光臨、伍廉樞、唐維藩等，以上係屬於我們 B-24 第十三組人員，同住雙流三號營房，領隊是葉儈年，副領隊郎中凱。另兩名由昆明空軍官校偵炸班來的同學名叫邱祖權（現服務於商品檢驗局臺中分局任課長職務）、趙恩桂，係屬 B-25 第十二組人員，領隊馬淑青。五十五站的一號營房，全部是

廿六期官校飛行生。我們仍舊待命赴美受訓，部隸屬於成都紅牌樓空軍第三路司令部管轄，司令官係王叔銘將軍。我們 B-24、B-25 兩組人員繼續待命，直到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十六日才從上海坐船到美國。

雖然抗戰已經勝利，然而中美雙方租借法案 1270 名案仍然有效，不過飛行人員改習空運，我們則改習 B-24、B-25 的飛機軍械，諸如：砲塔、轟炸瞄準器及自動駕駛儀器。

離開舊市壩四十年了，故國河山長在憶念中，光復大陸誓必前來親吻泥土的芬芳。

中外文書簡往來

編輯室編印

定价新台幣玖拾元中外雜誌社

名經濟學家衛挺生博士，湖北棗陽人，清末考取清華留美，學成返國，任職中國銀行及國民政府並兼東南大學、政治大學、復旦大學教授兼經濟系主任。大陸淪陷受聘菲律賓大學教授，旋經歐陸轉往美國研究，著作等身，桃李滿天下，八十以後親撰長篇自傳，翔實生動，要目有：我的早年：冒險進取赴日留學。東瀛奇遇見陳天華。內憂外患東裝返國。赴京趕考公費留美。從密大到哈佛。「中國王孫」挨門賣書。葉恭緯的懸賞徵文。南高師的耆宿俊彥。九六公債内幕真相。從政閒話：任立法院財政委員。建議管制發鈔銀行。財部顧問國府主計。任教復旦主經濟系。參加國際平準基金會議。重返書生生活：在香港和台灣任教。考證徐福出版專著。日本學者謾罵爭論。菲大三位中國教授。發表中菲關係文章。參加世界立法會議。居美後的研究著述。

中外文書

之四十一

八十一

中外文書

定价新台幣一百貳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

本書是物理學大師戴運軌教授的精心傑作，要目有：中大、金大、台大與我。台大原子核物理實驗室之建設、大學生的責任、讀書方法、怎樣改進物理教學、如何研讀高中物理、科學研究的效率和方法、基礎科學的重要性、中大遷校艱苦談、中大遷校中壢前後等篇，是一部學術生活新穎活潑的參考要籍。

正價

一一〇元 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郵撥一四〇四四號

一本四四四頁

。